

秋天的表情

□ 曹春雷

秋天是有表情的。看石榴就知道。夏日里，石榴还淡红着脸，矜持地微笑，半隐在绿叶丛中，欲说还休的模样。但秋风一起，它们便受到了鼓舞，龇牙咧嘴，开怀大笑起来。仿佛不如此，不足以表达它们对秋天的热爱。

麻雀最看不得石榴大笑的样子，便时不时从屋瓦上飞下来，啄一口，飞回檐上，边吃边叽叽喳喳讨论：这石榴，到底是谁笑呢？主人看到了，伸手挥一下，“去”，吓唬一下麻雀，然后到石榴树旁，摘下一颗来，站在院子里，一点点剥开皮，一粒一粒扔进嘴里。人生的甜与酸，此刻都在舌尖上。

菜园里的南瓜，一如既往地腆腆，大着肚子，借着叶子的遮盖，悄无声息地丰满着自己，如果不细看，根本就找不到，等到深秋叶黄时，才肯大方地把自己展示给人。不像丝瓜，把自己高高地挑在篱笆上，无声地向人喊：我在这儿！

在田野，玉米有两种表情，一种是刚毅的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战士，怀抱着“钢枪”——就是玉米棒子，坚定地立于大地之上，守护着田野。一种是温柔的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怀抱着婴儿的妇人，青嫩的缨子，就是婴儿柔软的发。你能够感受到母性的光辉。高粱和谷子的表情，无疑是谦逊的。高粱红着脸，低下了头。而谷子，是金黄的，也垂下了穗子。它们在向大地致敬。越饱满，越谦逊。

初秋河流，沉静。不像在夏日，莽莽撞撞，左突右奔，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，总想摆脱河岸的束缚。在秋天，河成长起来，与岸达成了和解，静水深流，波澜不惊，把蓝天和白云，还有飞鸟和岸边树的倒影，一起温柔地拥在怀里。

秋水，是含情的。一位姑娘向心仪的小伙子，暗送秋波，小伙子的心，瞬时就荡起了涟漪。一位母亲，望穿秋水，遥望远方的孩子。

秋日的山，明净，如女子淡妆。画家来写生，对山而坐，三两下简笔，就把山搬到纸上。这时候的山其实是笑着的，进到山里去，就能听得到。孩子们摘酸枣，采野葡萄、野苹果，打板栗……整个山谷里，都回荡着他们的笑声。

一个人在秋天，如能像郁达夫那样：“早晨起来，泡一碗浓茶，向院子一坐，你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的天色……从槐树叶底，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。”那么，他一定是微笑着的。不微笑，怎能对得住这秋天的明媚呢。

天高云淡拾秋去

□ 马亚伟

秋天的田野，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风仿佛是曼妙的薄纱一般，滑过脸颊，无比清爽。天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远和湛蓝，天外世界变得无比遥远；云，从来没有如此多姿多态过，瞬息之间变化万千，很快又散得无影无踪。

又该去拾秋了！拾秋，就是秋收之后把遗落在土地上的庄稼拾回家。玉米、大豆、红薯、花生……它们三三两两的散在角落里，像是暂时无家可归的孩子，等待有人把它们领走。秋收后的田野，余香弥漫，风韵动人，让人忍不住撒了欢儿地在土地上狂奔几遭。那些遗漏的果实，就在脚下的土地上。一年一度的拾秋活动，对孩子们来说是最有趣的游戏。

拾秋，不像秋收时那么劳累，只是在做秋天的收尾工作，不在乎收获多少，所以更有趣味性。小时候，拾秋是我们最喜爱的劳动。孩子们常常三五成群，一起拾秋。玉米地、红薯地、花生地，有很多小小“淘宝者”，他们提着竹篮，把拾来的收获放到里面，每个人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。

在收获后玉米地里，孩子们仔仔细细查看每株玉米，看是不是有玉米棒子被遗漏。无边的玉米地里，孩子们像小鱼一样游着，探寻着。每次发现，都会让我们像发现珍宝一样，招呼同伴们来围观。后来我学到了成语“沧海遗珠”，不知怎么的，这个成语总让我想起拾秋时的玉米棒子。可不是嘛，大片的玉米地就是一片汪洋，从中捞取“遗珠”，该有多让人兴奋啊！

每块红薯地，都会被我们翻上几遍。我们拾到的红薯，都是小的。有时候，男孩子还会找来柴火，就地烤红薯。红薯烤熟了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吃起来，感觉秋天真是香的。

收获后的花生地最能吸引孩子们。那时最盼望隔壁的马大爷赶紧把花生收回家，我们好去他的花生地拾秋。马大爷是个孤寡老人，一辈子没结婚，无儿无女，但他特别喜欢孩子。我们背地里叫他“马大哈”，因为他秋收不用心，他的花生地总是遗留不少的果实，每年拾秋，我们总会在他的花生地得到最大收获。马大爷刚把花生收回家，我们就奔向他的花生地。我带着小锄头，不停地刨着，三下两下，一粒饱满的花生就出来了。我欣喜地把花生放到竹篮里，接着刨下去。这个过程太有趣了，一锄刨下去，总有收获等着你，每次收获都是惊喜乍现，带给我的快乐简直无法比拟。小半天时间，我已经拾了很多花生。沉甸甸的收获，让我非常欣慰。伙伴们同我一样开心，他们一边刨着花生，一边兴奋地大呼小叫，土地上荡漾着快乐的笑声。

多年后我们才知道，其实马大爷不是“马大哈”，他总是故意遗落一些花生，让我们快快乐乐拾秋。如今，这位老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他带给我们那些快乐的秋天却永远留在记忆里。

每次拾秋过后，父母都会盘点一下，我们姐妹谁的收获最多，然后评价一下，谁偷懒了，谁最勤奋。多年过去了，拾秋的快乐往事依旧在岁月深处闪光。拾秋，让我们参与到劳动中，既懂得了劳动的艰辛，也尝到了劳动的快乐，还学会了珍惜每一粒劳动果实。我们在年年岁岁的拾秋中长大，渐渐成长为家中重要一员，感觉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又是天高云淡，秋果飘香时，故乡的土地上还有拾秋孩子吗？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小小的身影……

尘世里自生风雅

□ 王太生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许多东西都很相似，连植物也不例外。

遥想一千多年前的晚唐春天，女诗人鱼玄机《赋得江边柳》诗中描写：“翠色连荒岸，烟姿入远楼。影铺秋水面，花落钓人头。”杨柳的翠色在荒芜的岸边绵延，透过摇曳如烟柳丝，隐约看见远处的小楼。柳树的倒影铺撒在水面，随波摇晃；飘扬的杨花，落在垂钓人的头上。“花落钓人头”，其实就是“花打头”。

到了清秋，桂花也“打头”。桂花太细小，坐在桂树下读书的人，被桂花“打头”。桂花成熟了，要从树上掉落，打在行人头上，沾在头发上。桂花“打头”，被“打”的人，自己感觉不到，是别人看到了，才知道被花“打”头，除非落到脖子里，凉飕飕的——花打了人的头，又躲到脖子里。

高大的栾树上，金黄的小花芯儿被凉风一吹，便扑簌簌往下掉，溅在行人头上，想到天气凉了。这时候倘若有两个旧友，多年未遇，意外相逢，站在栾花纷落的树下说话，花打在头顶，听岁月回声。这初秋的新凉，有栾花相伴，会生一股愉悦，一直飘到秋天的深处。

尘世里自生风雅。有个朋友，好酒。从前，坐在老院子里的树下喝酒，喝那种老暖的山芋干酿制的瓜干酒，他喝多了，还要喝，杯不释手，醉意朦胧中，觉得有人用书本敲他头，过一会儿，敲一下；过一会儿，再敲一下，

他放下酒杯，去寻究竟是何人恶作剧，逗他？当然是一树玉兰。

花打头，一个季节打在头上。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”，其实是“花打头”，只不过杏花细小，便微不足道。夏至，竹架上的丝瓜花，打在农人头上，意味着有一根长丝瓜在长大。大寒，腊梅花打在额头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梅花落”。

花“打”在树下行人头上，是什么表情和感觉？匆匆赶路的人，摸一下脑袋，就若无其事地走了，他有事要做，便无此闲情；若打在一个娇小的江南女子头上，便有受惊的妩媚风情。如果一个俗人“花打头”，他就是被花“打”了一下；一个诗人“花打头”，会打出灵感。

花落，是地球引力作用。花从高枝上跌落，打到人头顶，是一种巧，林间光影里的人，在时光的美好中散步。

其实，秋天的花，不仅是“花打头”，还有“花落肩头”。紫薇花，当一场秋风吹过，落下的淡玫红花絮，便落在人肩头上。肩头打花，这是秋天让人看着最舒服，最风雅的姿势。人在花树下，不得不落一肩的花。

“打头”的花，有些是被一阵风吹落的，有些被鸟啄落，有些自然脱落。瓣上沾着晶莹的露珠，打在人头上，飞花溅玉。

有时候，花落水面，正好有一条鱼，摇尾从此经过，花打到鱼身上，叫“花打鱼”，最好是一条锦鲤。



灿烂之秋

肖明摄

8小时是人生分水岭

□ 许锋

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，我曾工作过的一家国企的董事长说，每天8小时工作制是国家规定的，你完全可以只干8小时，但如果你只干8小时，你就永远是一名一般员工。

这和“惩罚”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按时来，按时走，完全符合国家和企业的规定，没有违纪。老板说的其实是能力的提升。

人的智商都差不多，绝顶聪明者还是极少。人从课堂上所学的都都是一样的知识，因为书本是一样的，老师是一样的。人的时间也都是不一样的，你一天有24个小时，他一天也有24个小时，没有谁会多一秒，如此，大家基本是在一个平台上开始工作的。可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差距就拉开了，为什么？排除先天聪明者，排除“出身”（比如院校、学历）的不同，排除面对职业的心态等因素，能够脱颖而出者没有独门法器，唯有“加班加点”。

干得多，自然学得得；学得得，能力便提升得快，能力加上机遇，你不升职谁升职？

好像有过一则报道，说如今的“90后”最懒加班，宁可不挣加班费，宁可少挣钱，也要确保朝九晚五的美好生活。我想，即便

他们的“诉求”能被老板认可，他们美好的生活也不会持续太久，因为他们享受生活的愉悦时，他们的同龄人，他们的“前辈”在不断地“发力”，补充知识，强化业务能力，“老将”出马一个顶仨，努力的新人等着上位，何时轮到嘴上无毛又不肯“加班加点”的“90后”？

另外，你可能暂时满足月薪3000元的收入，可是以后呢？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钱的支持，在面对生活中迎面而来的一项项开支，你还能美好且一直保持美好吗？

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子，习惯了向父母撒娇，向父母手里白要钱，还要创立自己的所谓生活哲学，有些可笑。

对待8小时之外的工作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，利己者认为是被老板剥削，老板剥夺了他的私人时间；勤恳务实者认为用自己的时间为老板创造了效益，老板有钱了当然不会亏待他的员工；事业心强者认为这是自己得以提升的好机会，多干多学，等待机会。

但凡成功者除了干好8小时，8小时之外的工夫不会少花，文坛巨匠鲁迅不是也把别

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？如果他整日里逗鸟、遛狗、搓麻、下棋，享受美好的生活，那美好也一定长久不了，更休谈什么靠文章名传千古。

在文字上，我岂敢和鲁迅比，但8小时之外我所付出的努力倒也值得一说。刚参加工作是在工厂的基层，白天干活，晚上爬格子，洗照片；当记者后，白天采访，晚上写稿；从事部门管理工作后，白天管人管事出点子改稿子，晚上笔耕不辍；乃至有了更“重要”的岗位，也有了一些社会兼职后，8小时之内忙得团团转，8小时之外可以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……但是每天写300字，一年也有10万字，10万字，也够得上上一本书的厚度。于是，参加工作23年，我出版了10本书，还有四五本已完成的书稿。书出得多，未必质量就好，我从没认为自己的书有多耐读，好看，但这是一个耕耘之后的收获，就算是自娱自乐也得有乐的本儿才行。

8小时或者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，之内，是一道风景，之外，也是一道风景，风景却有不同，要想看到更多的风景，得多用点时间。

清炒鸡头梗

□ 刘峰

家人尝鲜。

下水后，父亲会用竹刀（一种竹制的刀具，专门用来收割芡实），将沾着露水的叶片划开，露出清凌凌的水、蟹壳青的天，同时也露出一枚枚鸡头果，一根根鸡头梗。取出果子，父亲顺手用刀朝水底一晃，一根又直又长的茎就缓缓浮出了水面。见采割得差不多了，父亲将鸡头梗用蒲草一捆扎，湿淋淋地拎上了岸，迎着朝霞回家。

新采割的梗儿，浑身是刺，上生青苔，刚去刺皮，只见梗儿水嫩透红，中通外直，状若藕带，水汽淋漓，清香扑鼻。忍不住咬一口，凉丝丝，甜津津，清鲜鲜，含有一股子秋日野水特有的香气。

最令人百吃不厌的，是清炒。洗净后，切成寸段，将锅里淋上菜油，烧至冒烟，放入泡椒、姜丝、蒜片、花椒，紧接着，将鸡头梗一股脑儿入锅里，翻炒片刻，加盐、醋、糖、味精、葱

花，然后炒至出水，见七分熟，即可出锅装盘。

趁热摊上一筷子，轻轻递至唇间，只感觉此菜脆中带绵，甜里带酸，爽滑生香，它既有藕带的脆爽，也有芋梗的绵甜，是一道难得的开胃美食。特别秋霜满地的清晨，用它佐粥而食，摊上一筷子，喝一大口粥，直喝得满面红光、热气腾腾，简直妙不可言，一个“爽”字了得！

此刻，你会对水乡生活产生一种艳羡，感恩大自然慷慨的馈赠，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，随时可以采割多汁的幸福，收获别样的满足。芡实，处在“水八仙”之列，没有莲子的清秀，没有荸荠的甜润，没有茭白的诗意，没有慈姑的传说，没有菱角的风雅，没有水芹的鲜香，没有莼菜的高洁——它的，只是浑身的尖刺，野水的滂沱，沧桑的容颜，无争的情怀。

也许，这是我对这个秋天“梗梗”于怀的理由所在！

喊工

□ 靳小华

母亲，我从远方归来，又相融在这寂静的村野。辗转难眠，我在等待，等待着您清亮的嗓子。

再一次叫醒沉睡的村庄，叫醒朦胧的晨曦。从床头到埭尾，每一个木格的窗口被您喊亮了，每一家草屋顶上的炊烟被您喊得轻轻升起。

环绕小河，庄稼地的薄雾也被喊散了，您的声音优于太阳冒出远远的地平线，各家各户的柴门陆续打开，铁锹，锄头的碰撞声驱散了黎明前的黑暗。意气风发走向分工劳作的田野，您和乡亲把脚下的土地，幻变成绿色黄色。

除草施肥治虫抗旱排涝，一年四季周而复始。

母亲，农忙时您叫喊上工的声音变得急促嘶哑，抢救抢种心急火燎。

您知道上交的公粮和留下的口粮都已成熟，

在一场雷雨之前必须收割。您说您不想看见缺粮户的眼泪，这一百多亩农田的收成，关系到二十多户农民的命运。

农事比天大，这是您死认的哲理。

从合作社到生产队，直至分田到户，您一喊就喊了三十年。那一条路上的足迹，如果重叠相加，一定超过了庄稼的高度。

母亲的声音，也把邻里乡亲耳朵喊出了老茧。

有牢骚有怨言，但队里的每一寸土地，队里的每一个乡亲，对您的声音都有着深刻的记忆和亲情。

一九八四年的秋天，又是一个稻菽金黄的季节，当了三十多年生产队长的母亲，有着近四十年党龄的母亲，把自己喊进了矮矮的坟塋。

今夜老屋外呼呼刮起了风，多像母亲活着又在叫醒黎明。

新书架



《国乐无双》方锦龙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定价:89.80元

国乐艺术家方锦龙国乐文化普及书，全方位介绍吹、拉、弹、打四大类民族乐器，有趣又有料，带你全面了解千年国乐。



《目标感》(美)威廉·戴蒙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定价:56.00元

了解孩子成长的底层逻辑，帮孩子改掉贪玩、拖拉、躺平的坏毛病，提升内驱力，帮孩子建立学习和生活的人格驱动力。

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